

四位收藏家的專訪

施俊兆 Leo Shih

追溯華人 現當代藝術之源

*Trac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採訪整理 | 高子衿



在外界眼中，施俊兆一向是位神祕而低調的重量級藏家，他的收藏橫跨台灣、華人與歐美現當代藝術，特別是完整而大量的中國第一代西畫藝術家藏品，足以記錄下那一個中西繪畫首次交流、令人心生嚮往的波瀾壯闊年代。這位收藏家認真好學，對畫中人物、畫外人事了解透徹，卻又不吝與同好分享；而他更曾於 2008 年一舉收藏下由誠品畫廊邀請陳維德 (Eugene Tan) 所策畫的「咖啡、菸、泰式炒河粉 - 東南亞當代藝術」展覽中的所有作品，堪稱台灣收藏家跨入東南亞當代藝術範疇的一次創舉。

圍繞「收藏」此一核心命題，今年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將推出一系列藝術講座，探求並深化與「藝術交往」這個行為的樣貌。三組對談人選將分別從自身豐富的作品收藏、參與正在進行中的藝術創發，以及作為價值論述與典範建構的機構收藏等面向，分享各自對於收藏與看待作品角度的精彩觀點。

您是在怎麼樣的機緣下開始接觸藝術收藏？第一件收藏品是什麼？

我一直都很喜歡木頭，由於我住在台中又是做外銷生意的關係，當國外客戶來台拜訪時，假日時我會帶他們去美術館、畫廊或是苗栗的三義參觀，而後就在 1984 年時買下由黃瑞元所創作的一件木雕觀音，約 90 公分高的站立人形，頭部的比例很小，且不特別著墨刻劃面部表情，而是強調其象徵濟世救人的寬廣胸懷，我非常喜歡，但價錢對於當時的我仍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後才買下。

個人收藏中最具特色的部份為何？

目前的收藏粗略估算約在 1,000 至 2,000 件作品之間，一直持續增加當中。在當代方面包括錄像、裝置、攝影或行為藝術我都有收藏，但就整體收藏來說，我覺得最難得的應該是第一代華人藝術家的油畫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法國曾向中國大量招募華工，故而 1915 年蔡元培、吳玉章等人便組織了「勤工儉學會」，號召青年前往法國半工半讀，先後人數達 1,600 多人；通過勤工儉學，他們對於西方社會先進的科學技術有了更多的了解，當中如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更是對於中國後來的發展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性。當中，也有許多在中國已完成美術教育的創作者，他們在歐洲借鑑、探索西方藝術，產生了中西繪畫第一次交流。而後，這批赴法國學畫的創作者，把新的繪畫材質（油畫）和技巧帶回中國、開設美術學校，這一代創造了中國在藝術表現上的全新發展，也是油畫項目美學在中國打下根

基的開始。

這批西畫經過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抗戰、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戰亂，保留下來的件數不多，再加上當初在中國幾乎乏人問津，我很幸運能在 1990 年代初便開始做了一些收藏，目前在這個區塊收藏的相對比較全面。

您對於自己收藏的未來規畫與想像？

之前曾在我自己的展示空間做過一個名為「大團圓」的展覽，展出我收藏的近代西畫藝術家如劉海粟、馮鋼百、烏淑養、王濟遠等人的自畫像作品，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做一個格局更大的展覽，也就是包含那一整個時代無論留學法國或是日本、西畫或水墨的藝術家，讓他們經過近 100 年之後能夠重新團圓，我很想還原當時時代的藝術氣氛，還有這些藝術家所創造的事情。至於私人美術館的設置，暫時沒有這樣的規畫，而是傾向有一個研究性的空間可以讓相關的朋友或是同好來看作品。

收藏家的身分是否帶給您於人生中某些影響或變化？

我不想以收藏家自居，收藏是我的樂趣，對我產生很大影響，年輕時是在事業上的奮鬥，而後接觸到藝術，帶給我精神上的享受。收藏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經濟、投資上的考量；另一種則是像我這樣，偏向個人喜好，我喜歡與朋友和同好一起欣賞作品，很幸運的是收藏路上一路來沒走錯路，不但更為寬廣，朋友也更多了，對自己來說是千金難買之事；能夠認識不同朋友，知道人生除了新台幣或美金之外，還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欣賞，對我來說比較有趣。

余德耀 Budi Tek

在孤獨中的蓄勢待發

*Gaining Momentum
in Solitude*

採訪整理 | 李素超
圖 | 余德耀



印尼華人余德耀可謂是中國當代藝術界的收藏巨星。從 2000 年起至今的十餘年間，他致力於當代藝術，尤其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收藏，自 1980 年代文革後期開始，直至今年的年輕藝術家，跨越了當代藝術在中國的 30 年歷史。2007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非營利藝術基金會「余德耀基金會」(Yuz Foundation)，

並在雅加達建起他的第一座私人美術館。今年 1 月，余德耀美術館進駐上海「西岸文化走廊」，5 月迎來其首次大展「天人之際」，意在通過其豐富的藏品梳理和講述一段中國的當代藝術史。

請問您是在怎樣的機緣下開始接觸藝術收藏？

十年前，我偶爾買了一件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從那時就開始追蹤當代藝術了。當代藝術本身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門類，裡面有一種當代的精神，收藏的時候你就一直在學。對我來說，當代藝術就是我們現在的藝術，每個人對當代藝術的定義都不一樣，我一直比較注重當代藝術裡的主觀性，這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地方。

您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什麼？收藏它的初衷為何？

這個我其實從來不講，因不想誤導人們。我對藝術家比較敏感，如果買一件歷史性的東西那我可以說，但當代的東西我怕出錯，自己也繳了不少學費，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聽了之後就去跟著買，這樣到最後我可能會害了他。特別是年輕藝術家的創作，都還沒有定位，再過個幾十年，這些創作是否還會存在都不好說。我認為，時間是檢驗當代藝術的最好標準。

最初收藏也是因為人家推薦，只是覺得放在辦公室很好看；當人們買藝術品只是為了修飾牆面，牆面滿了可能就不會再買了，而當買藝術品是從情感上、主觀上來做決定的時候，這才是一個收藏家個性的體現。

在您的個人收藏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為何？

其實我的收藏很有特色，我從來不跟風，只跟歷史線索；另一方面，我也收了很多對美術館負責任的大型作品。前一段時間我還和巫鴻討論美術館的前景，覺得現在美術館人氣太少，和我想

像的相差太遠，巫鴻告訴我，凡是有成就、在學術上影響很大的美術館都是孤獨的，特別是在前十年，所以不要以為剛開始人氣很高的美術館就一定是好的，他說要真正做好一個當代美術館，需要承受一定的孤獨；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不過西岸這個地方很多人都說至少需要三年的時間發展起來。

您對於自己收藏的未來規畫與想像？

如果你和銀行打交道，他們要看你的過去，因為你的過去就是你未來的種子，一樣的道理，我將來的影子你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收藏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藝術的類型太多，古人的話「有所為，有所不為」，放在收藏上就是「有所收，有所不收」。做為一個藏家、一個美術館，定位很重要，所以不會和以前的風格有兩樣，但當然會一直在進化中。我收藏的歷史性和未來性是一致的，但我沒有辦法說出具體誰的東西、哪件作品。我現在的工作就是盡量把歷史性的當代藝術作品收集起來，這不僅是錢就能解決的事，還要有門道、有眼光。當一件作品的藝術價值比市場價值更大的時候，就要做決定是否要收它們，在某個重要時期或某個展覽中如果它的影響力很大、藝術價值很高，這是一定要收的，這也是我未來收藏的理念。

收藏家的身分是否帶給您於人生中某些影響或變化？

是有的。我之前買過幾件極簡主義作品，我的生活就極簡了；我和我妻子每天的生活都很簡單，每天同樣的早餐，生活很規律，對人生的態度也變了。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是在一個「遞減」的過程中，就是把自己的容量變得更大，更能裝東西，讓新的東西進來。Less is more，這就是極簡主義的理念，對我的影響很大。做美術館就像做慈善，這也和我生活有關係，我很享受這樣的過程，很開心地在做這件事情。

陳泊文 Chen Po-Wen

收藏要用心、忌衝動！

*Collect with your Heart,
Avoid Impulsivity!*

採訪整理 | 林姿君

圖 | 陳泊文



台大醫學院畢業、目前是開業醫師也是診所負責人的陳泊文，接觸藝術的資齡至今已滿 20 年。靠著自身對藝術的強大熱情與喜愛，不僅熟讀藝術史，也相當關注台灣當代藝術圈的動態，與其稱之收藏家，「專業的藝術愛好者」可能更貼近他的本質。此外，極少被收藏家重視的新媒體藝術，卻是陳泊文立定的收藏主調，成為他個人獨具的收藏標誌。

是怎樣的機緣讓您開始接觸藝術並踏入收藏領域？

1994 年我開始逛畫廊，隔年買了第一件作品。之所以會接觸藝術，表面上說來是因為喜歡藝術、涵養品味，但真正的核心來自於生命中的某塊空缺，對我而言，這世界無論如何體驗與思辨，它的本質終究只是荒謬與虛無。人生的路起起伏伏，那個永恆的渴望，一直牽引著我去探索，於是我去讀哲學、接觸宗教信仰，希望藉此填補心中的缺、止息靈裏的渴。黑格爾說人類終極的意義體現在三個方向：宗教、哲學、藝術。相較於宗教與哲學的幽冥飄渺，藝術不僅具有可見、可觸的物質性，又擁有精神性的象徵，最符合我本身的性格與需求。收藏對於一個完全沒有背景和養成的素人來講很辛苦，不僅付出很多學費，更是耗神費力。1995-98 年間我雖對藝術收藏有極高的熱情，但心裡不免有所疑慮，但又無處可問，因此收藏過程不甚順遂。1998-2000 年正好有機緣去北美館參加市民課程，其中顏貽成老師的藝術史大大開啟甚至翻轉我的藝術視野，對我影響非常深遠。有貴人帶領真的很重要，後來遇到安卓藝術負責人李政勇，一來他對人真誠，二來對藝術的本質和市場的了解也很深刻，所以成為收藏過程中的好朋友，覺得自己很幸運。

請問您是如何去思考、鋪陳並確立自己收藏的脈絡與定位？

上了課之後（2000 年前後），收藏的腳步自動慢了下來，我不斷的閱讀、學

習，沉潛了一段時間覺得時機成熟，2008 年終於下定決心將收藏視為後半輩子僅次於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也想建立自己的收藏脈絡。因此 2008 年我買了維歐拉（Bill Viola）的錄像作品，當作是下定決心的開始。

雖說我的興趣廣泛，但收藏絕不能廣泛！並非一開始就以新媒體為主力，但由於本身喜歡電影，二來新媒體相對於其他媒材來說價格較低且不佔存放空間，所以便逐漸鎖定這個脈絡發展，範圍訂定先以台灣為主、再擴及亞洲以及歐美。目前對收藏的定位已越見清晰。

除了收藏，您也非常積極參與當代藝術圈的活動與計劃（實質贊助某些替代空間的運作），為何有這樣的意願呢？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發生，而且我很享受這樣的過程。例如：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曾策畫「未來事件交易所」，對藝術生產系統運作（藝術家、作品、收藏家）進行探討與實驗，他們邀請我資助這整個計畫，雖然金額有點高，我還是成為了那個展覽的贊助者，參與過程不僅刺激有趣，收穫更超出原先想像。至於立方計劃是覺得他們在有限的資源中非常認真的在耕耘，對於聲音藝術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很有熱情，我覺得這是台灣藝術圈較為缺乏的，可以盡點心力是我的榮幸。

未來，您希望您的收藏能發揮怎樣的影響力？

不敢說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我倒希望自己能建立一個明確的收藏方向（不論以地域、媒材或是議題來區分），這樣比較容易聚焦，且把整個收藏系統當成自己的藝術創作並和有興趣的人對話溝通，應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還有，收藏的預算有限，更要千挑百選，不斷鍛鍊品味與提升收藏品質，千萬別因一時的衝動喜愛或是投機獲利的想像而購買。

仇浩然 Qiu Haoran

亞洲觀點作為當代藝術的一種語言

*Asian Perspective
as a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Art*

採訪整理 | 高子衿

做為偉凱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仇浩然另外還有藝術贊助人、收藏家的不同角色，而他的祖父仇焱之更是國際級的古董商與瓷器收藏大家。出生在這樣一個具有高度藝術鑑賞與收藏背景的家庭，仇浩然走出了自己不同於父輩的藝術收藏之路。

您是在怎麼樣的機緣下開始接觸藝術收藏？

家族淵源給了我比較好的機緣，家中所見皆是具稀有度、精緻度與美感的古董文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對於審美眼光與藝術的興趣必然有一定的提升助益。但我很早便理解到，在我們這一代，古董市場已經演變成為門檻相對較高的領域，需要一定資金才可能進場，因而從古董入手，無論如何都難以與祖父的收藏相匹敵，也不可能超越他當時的眼光，再加上祖父的遺願是希望能將他手邊所蒐集的文獻材料整理出書，故而我便試圖從學術的角度將家族的收藏進行梳理，例如當我在美國念大學時，便曾在華盛頓的弗雷爾美術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當實習生，也曾在塞克勒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跟其館長和古畫部門的主管作過一定的學習。

您如何參與當代藝術圈的互動？

「羅中立獎學金」最初是由山藝術的林明哲設立，自1992年至1998年間一共產生35位獲獎者，其中多位已成為今日中國當代藝術的中堅份子。而後在藝術家鐘飆的穿針引線下，我接手了因為資金問題而一度停頓的獎學金，成為這個非盈利項目的贊助人。但至今為止，我沒有因為作為贊助人的身份而要求無償獲得參與獎學金的學生作品為收藏，因為我的本意絕對不是為了將它變成自己收藏的「溫室大棚」，反而是在適當的情況下，將獲獎者推

薦給知名的畫廊或美術館，又或是參加國內外不同的雙年展、三年展，我的初衷只是想為年輕的創作者打開一扇對外的大門。此外，去年包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ON OFF 中國年輕藝術家的觀念與實踐」一展，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所舉辦的「藝術與博物館高峰會」，我都進行了指定項目的贊助。

我的擁有欲可能比某一些藏家來得低，相較起「收藏家」來說，我更希望能扮演「文化推動者」的角色，進而能夠在亞洲文化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將中國的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又或是用中國、亞洲的獨到審美眼光推進成為國際當代藝術中的語言之一，如同當時我祖父所做到的成績一般。

收藏家的身分對您的人生有何影響或變化？

做為一名律師，我平常時候的工作就是看文本、修改文件和談判等，參與藝術使我的生活從一池靜水到出現漣漪，由於結識不同的藝術參與者，讓我從中學習到許多事情。我非常相信中國的文化推進，或是現當代藝術的推進，將會是由一股中產、中上產人民的力量進行支撐，例如像是醫生、律師、建築師這一類的收藏家，每年從其固定收入中取出一定比例投入收藏，他們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同時亦具有話語權或是交流的能力，如何發揮較經濟能力更充裕的收藏家更大的影響力，絕對是值得期待的。